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增黃洪憲曰司馬

遷傳刺客凡五人

予謂皆賊也然有

等馬曹沫為最上

豫讓次之荆軻又

政為最下夫丈夫

之身所係亦大矣

非政德廉仲子百

金之惠即以身許

之且俠累與仲子

非有殺君父之仇

特以爭寵不平小

嫌耳在仲子且不

必報政為其所知

即當球阻不聽則

歸其金已耳何至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八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

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

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大里也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

濟北東阿齊之柯邑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七音

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

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

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殺梁此年惟云曹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

刺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

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

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齊之說也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

約索隱曰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與之於是

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

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

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遂北面就虜臣之位此其不可及處聞如霖曰非投七首數句則沫直一麓勇人耳

茅坤曰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像後乃言其故又直叙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却逆叙先有內志之由變化顛倒不拘常法

閔如霖曰只三句包盡多少

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

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試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夷昧音亡葛反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

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道嗣當立故當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年也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

同屬屬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山縣東二百步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

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上之臣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隱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

道伏之奸天下所不能請之於司馬如一夫乃得志焉粗耳斯亦焉可盡廢其說然欲快天下之志司敗不能請而請之一夫君子亦可以觀世矣

董份曰見專諸能于陳案中刺僚閔如索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陸瑞家曰智伯平生無一長可取然亦能得豫讓按無所知名便是以眾人遇我甚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為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忍而為之沒器耳

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宮室中預謂掘地為室也所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待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使專諸置匕首魚

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笑一作炮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

反賜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

自立為王是為閭閻閭閻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

事徐廣曰閭閻元年至三晉滅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當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

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瑶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范中行智伯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已具趙系家

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漆其頭以為飲

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梓槥也晉灼

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沒杯故也○正義曰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

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增王世貞曰此傳與其友議之不言其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筭焉

來乘襄子命往視梁下豫讓却伴殺為死人叱青筭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筭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可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鉅魔也茅坤曰襄子斯言也有君人之度矣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天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是不識而友識者其然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

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音隱曰卒居頃之豫讓

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

病故楚有賴卿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

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

吾夫何具音之甚相類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

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何乃殘身苦形欲

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

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既去頃之襄子當

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

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

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

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

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弟曰曰豫讓心甚

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柱厲叔

死苦教公之難曰

君將以配後世之

人主不知其臣者

也豫讓報智伯之

仇曰吾將以愧天

下之為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者也

金生取義二臣之

節可尚矣而必曰

將以醜將以愧非

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豫讓與

此光景非太史公

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

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

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

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軻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使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軻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軻縣深井軻縣之里殺人避仇與母

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使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

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與韓相俠

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間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累有卻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

有卻之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

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

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此苟反索隱曰鄒氏音脫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

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纍

纍之費正義曰纍酒纍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嫗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博王過夫人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三

客之流國士之報
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為
士其自立必有非

人所能變者讓視
二主之所遇而為

之報未見其能自
立也我誠國士也

彼不我知若何事
之既事之其可苟

馬去哉當彼國士
之遇而不能先事

已其亂救其亡何
以當其所遇哉皆

不可以言士

全履祥曰智伯雖
滅亡死後然如開

如寬尚據邑未下
也以讓之勇豈不

足以與復智伯哉
而願死于刺客之

靡耶罪于云死事
易成事難若讓者

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國

策

按聶政之事乃
嚴遂而弑哀侯

乃韓嚴故太史
公削去策中併

中哀侯一段
按政一刺客之

日斷五疋夫得以交足下之驩宜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

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

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

物便賣因成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相聚汲水有

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

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

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

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

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

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

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

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國策作無

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

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宣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

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

流然知愛親敬
姊故太史公次
其事首以母姊
二字作骨始解
仲子者以老母
在也繼從仲子
者以老母亡也
終皮面決眼者
慮禍及姊也通
篇只以母姊結
綿著其孝友末
歸仲子知人極
得要領非太史
公筆力政之心
事孰能表暴至
此

弟坤曰兩固字有
生已

光緒曰夫人一
作大人蓋古父
母皆可稱大人
湯將就謀與母
訣曰大人劉不
忍之愛是也

增王釐曰卒備賓
主之禮而去政固
已心許之
唐順之曰收此一
段乃見肅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
國第一等文字也

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鼎政刺韓傀兼中
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鼎政刺之兼中哀侯
高誘云東左右大亂鼎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
孟地名也左右大亂鼎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
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鼎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購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
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金乃於邑曰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
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鼎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
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
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楚詞云還及
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霜宿恙恙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
蠶出也善食人心俗恙恙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索隱曰索察謂觀察有志行而交之澤
世妾以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
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
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
蹤古字火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
龍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割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妾其奈何畏殺身
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云為已隱誤矣妄其奈何畏殺身
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
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

不知當時屠者亦解作此語

先緒曰揚康夫以鼎政為忠孝而重惜其一死之輕於人不得為仁人義士余獨嘗其不然未有不忠孝而不得為仁人義士亦未有不得為仁人義士而不得為忠孝者余州山人有詩云嚴仲怒相避之軼深里顧盼屠酷間鼎生為知已百金何當道尼言殺心起老母既以歸為君報睚眦闌入白月林臂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欲以存其姊人間捐生士殉名安足齒嗟嗟政之人品於是定矣董份曰刺客傳如鼎政獨行刺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荆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

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滿忍若勇躁則必絕險千里以列

其名姊弟俱傷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

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

三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精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

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

猶如相尊美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品氏劍技曰持短以術說衛

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

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

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是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

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法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

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

也○正義曰攝猶視也義俗本踐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築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

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

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

此時儒士生色
又曰直入膏肓頃
刻事成雖亡其身
亦亦者矣

王韋曰太史公傳
刺客不得不鋪張
之而于年表則書
盜殺韓相俟索獨

得春秋筆法
增別黃表曰皮諸
作批

茅坤曰兩莫和處
思致極工

劉辰翁曰間人有
刺韓相四句語甚

纏綿詳悉末乃用
屢伸子知吾弟一

句斷之斬截之甚
又繼以立起如韓

之市而死者果政
也緩急起伏兇然

當將氣象

按此處銘化國
策文自豪爽

增觀彪曰姊榮之
死蓋兄弟之義國

策述其言以為不
愛身以揚弟之名

而說者徒和論名
而不及義此皆戰

國之習也史記云
向政和姊先濡忍

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

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

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

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

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鮑又武對曰秦地偏天下威脅韓

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轂之險。

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未有定也。

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

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

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

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文購諸南字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

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

之志不重累骨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得嫁於韓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崇仁而有義不怯死以減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情子威得榮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減名狀未先世俗之失也增袁黃曰士固為知已者死與上士固為知已者用同照應董份曰政猶春秋閭刺客常事然以謂殺若姊則尤奇故叙其事令人下猶若欲噬者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弟神曰此一轉有餘音螭曰人之居世

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宜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揆一作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陽骨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偃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

不可不知人亦不
可妻為人知也
惟知政政得行其
志惜乎遂編編捐
細人耳致不幸謬
為所知故死于是
使其受知明王是
將相則其所成就
豈不有萬萬於此
者乎哀哉
凌約言曰荆軻叙
傳歷歷如在目前
詞意嚴密慷慨無
毫髮遺憾
按此傳叙燕多
慷慨之士因荆
卿而波及因光
樊於期高漸離
輩其一時意氣
所激而成風歟
李廷機曰余平
生酷好荆軻傳非
特長其奇蹟亦喜
子長善於憂也
清雲籍靜庵卷讀
之聲節酸鼻覺悲
風從憲隙入宜燕
歌故有此耶新離
瞠目報丹亦不負
此筑者
按此以行文而
叙事

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生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

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偕稱。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熹之太子。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

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

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闢以重利。索隱曰。闢視也。秦王貪。索隱曰。其勢必得所願矣。誠

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

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

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

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

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久之。

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

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

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金。邑萬家。誠得樊

予坤曰太史公摹
寫荆軻怯處與蘭
相如韓信同

按太史公次荆

卿之刺秦王也

既先以蓋車魯

句踐之短卿者

發端而末復結

以魯句踐之言

曰惜哉其不講

於刺荆之術也

則其不滿荆卿

之意可想見矣

茅坤曰無敵之樂

無故之悲無限深

情令人斷腸

王世貞曰太史公

稱其為人智深而

勇沈有味乎言之

也凡智不深則非

智勇不沈則非勇

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驕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

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

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

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

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揜其匈。徐廣曰揜音張。切一作抗。○索隱曰揜謂以然則將軍

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宜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揜腕而進曰。徐廣曰揜一

曰。搗音鳥革反。揜音鳥亂反。字書作寧掌。後曰。脫勇者奮。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

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

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索隱曰焯染也。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乃裝為遣荆卿。燕

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音五故反。乃令秦舞

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也善待荆軻有以

按全以問答代

敘事

○雖大經曰苗劉

之亂張魏公議學

勒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

人侍及立燭復公

知為刺客徐問曰

宜非苗傅劉正彥

遣汝來殺我乎曰

然公曰若是則取

吾首以去可也曰

我亦知書軍忍言

忠義恐公防閑不

嚴有繼至者故來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宜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

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時吾客與俱

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

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

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

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

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

宮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

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

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

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揔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

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揔其習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百五十名家評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七

連齊楚謀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

緩亡不可以救亡然至此時雖有智

勇亦難為功必無幸矣

有國焉一情之不勝而旦暮不保丹

為欲存國哉直自快耳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

連禍也

增李廷機曰田光

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

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

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

往見光

增荀卿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使

按此叙語言并見叙事

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是奪袖超屏風走之

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

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

軻也正義曰提姓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

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

撞秦王索隱曰撞與擲同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太子云荆軻拔匕首擲秦王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

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賣育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

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

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樂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

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

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

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

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

之耳
增黃洪憲曰當燕

丹時內無強力外
無與援而以辱國
當是驚之秦此謂
抑抵秦山者不故
刺秦王亦亡不刺
亦亡故刺秦王非
力計也夫烏附五
石非長生之藥也
即有寒飢之疾中
于闕竅則烏附用
危雖詭疽起則五
石用等死耳冀萬
一其效之故人有
死疾則烏附五石
不可廢當丹之時
垂絕之國則刺軻
未可非也
增趙恒曰軻字當
看是丹之本謀後
必欲生軻之二字
相顧不但欲其反
燕侵地且欲其惹
反諸侯侵地
茅坤曰燕太子之
計拙矣而謀則軻
軻無一言為太子
謀固知軻非國士
也顧秦舞陽一笑
稍有志士經生之
風耳

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鵠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

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

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曰彼庸乃知音。竊言

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

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

三曰斷五正丈人故言連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

日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

曰互以。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

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

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

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曾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

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終也。索隱曰案不講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

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

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鳥生肉足也。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八

茅坤曰荆軻不遠

鼎政遠甚於政之

辭仲子也以百金

刑卿則忘于車騎

美女之間矣

趙恒曰前云夫

樊將軍窮困於天

下云云此云樊將

軍窮困來歸太子

丹意氣不凡可見

此所以能得荆軻

也豈淺雅陰陰等

可比哉淮陰殺鍾

離昧事見淮陰傳

茅坤曰荆軻請樊

於期頭一節惡竊

謂非人情也當時

必軻與太子陰取

之而好事者能奇

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吳定吳篡位彰弟

哭市報主塗爾劍頭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鮑懦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哀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

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繁蔡公孫嗣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

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窮嗣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名口失春

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

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

左氏考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

一戰沫益知義者之而肯

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

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宜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曹不能逆策三晉

殺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拔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曹政信于嚴仲子荆

軻泰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

焉故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揚雄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

知已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

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殺哉

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為身宜有二哉自非簡知明

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

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宗甲兵之讐為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

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泰養而親割

力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饒終父母

之喪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

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誠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

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

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

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